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稿千一集一第

解集烈鴻南淮

冊六

著典文劉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副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十二國民華中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EXPLANATION OF HUAI-NAN DIGEST

BY LIU WEN TIE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1

自序

淮南鴻烈解。有許慎高誘兩家注。隋書經籍志。竝列于篇。至劉昫作唐書經籍志。唯載高注。則許注已佚于五季之亂矣。而新唐書及宋史藝文志。仍竝列兩家。謂唐時許注猶存。歐陽氏得其故籍。以爲志可也。宋時安得復有許注。而修史志者猶采入之歟。觀陳氏書錄解題有曰。旣題許慎記上。而序文則用高誘。然則許注旣佚。宋人以其零落僅存者。屢入高注。遂題許慎之名。而其未屬入者。仍名高注。可知也。要其冠以高誘之序。則高注爲多矣。今世所傳高氏訓解。已非全書。而明正統十年。道藏刊本首有高誘之序。內則題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一如陳氏所云。是即宋時屬入之本。以校高注。增多十三四。其間常有許注也。夫以淮南王之博辯。善文辭。爲武帝所尊重。復得四方賓客。如九師八公者。廣采羣籍。作爲是書。固已極魁瑋奇麗之觀。而東漢兩大儒。各以博識多聞之學。事爲之證。言爲之詰。亦旣疏解略盡矣。道藏本雖不全。而雜有二家之注在焉。猶愈于訓解之止出一家。而又爲庸妄子之所芟削者。獨天文訓一篇。道藏本未嘗增多訓解一字。而中有誘不敏也之文。其注亦遂簡略。蓋此篇決出于誘之所注。而誘于術數未諳。遂不能詳言其義耳。然吾謂三代古術。往往見于周禮左氏春秋傳史記律曆天官書中。其可以相質證者。賴有此篇。儒者而弗明乎是。即經史之奧旨。何由洞悉而無疑也哉。竊不自揆。推以算數。稽諸載

籍于高氏所未及者，皆詳言之。亦時正其舛謬。如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即是顓頊曆上元。則天一當爲太一，而高氏無注。二十四時之變，反覆比十二律，故一氣比一音，而注以十二月律釋之。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曆術所無。蓋時已酉冬至，脫其日名。甲子自爲立春之日，重言丙子，本與下文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相連，即釋太一丙子之義。而截立春丙子爲句，闕以注語，似立春僅去冬至四十二日，此皆舛錯尤大者。予之補注，不爲高氏作疏，正不妨直糾其失耳。書成于己亥之夏，戊申秋，復改正數條，遂繕爲定本焉。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九日，嘉定錢塘序。

淮南鴻烈集解

卷十八

人閒訓人閒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機也故曰人

閒訓人閒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機也故曰人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

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俞樾云總一筦三字當在周八極之上蓋言發於一端而散於無竟見本而

知末觀指而略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智所爲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動智所由○王念孫

竝讀爲知○智字古有二音二義一爲智慧之智一爲知識之知說見管子法法篇不智下劉本依文子微

明篇改智爲知而諸本多從之蓋未達假借之義也又下文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

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案然字當在曉字下智即知字也不當更有知字曉然自以爲智存

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十六字連讀後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爲智絕句故又加知字以聯屬下文

耳今本然字又誤在自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鑿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窺

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

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

之煙焚○莊遠吉云突隙當作突隙突音式絨切與犬出穴中之突字異○王引之云突隙之

正作突隙之煙世人多見煙少見突故諸書中燔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堯戒曰戰戰慄

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蛭。蟻也。○莊逸吉云。各本皆作蟻。唯藏本作蛭。依義作蛭。爲

注。蛭。乃蟻字之誤。詩。東山毛傳。蟻。蛭也。方言。楚。蟻。以。南。蟻。土。謂。之。蟻。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者。字。以。上。有。是。字。宋。本。皆。作。者。下。有。

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倦。劇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僂。僂。雖有扁鵲俞跗之

巧。猶不能生也。俞跗。黃帝時醫。○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僂。僂。黃帝時醫。羣書治要引正文及注。跗。

榆樹。韓詩外傳作跗。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神聖人。莫

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

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

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

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

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旣勝晉於河雍

之間。莊王。敗晉。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文典謹按。北堂書鈔。四病疽將死。○王念孫云。此

符。篇。呂氏春秋。史。寶。篇。皆不言孫叔敖病疽死。病疽將死。當作病且死。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病且死。屬其

子曰。賈子。胎教篇。史。寶。篇。且死。謂其子曰。文義。與此同。列子。呂氏春秋。作孫叔敖疾。將死。亦且也。今

作病疽將死者。且字。因與病字相連而誤。爲疽。後人以此下文。謂其子曰云云。乃未死以前之事。故於死上

加將字。而不知疽爲且之誤也。○俞樾云。諸書無言孫叔敖以病疽死者。疽乃且之二字之誤。病將二字。皆衍文也。說文。疔。病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是古疾病字止作疔。其從矢之疾。蓋疾速字。而非疾

仲疾將死將猶且也彼作疾此作古今字耳因失之矣二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王念孫云吾
字此後人不曉則字之義而妄加之也則猶若也言吾若死王必封女也列子呂氏春秋並作死爲我死必
亦若也爲字古與若同義管子戒篇仲履疾桓公往問之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作死乎死爲
歸之楚而寄之是也若我死猶言吾若死猶言吾若死也古者則與若同義三年問曰今是大鳥
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輪時焉則必反巡言若失喪其羣匹也荀子議兵篇曰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
矣言遇敵爲戰則必北言大寇若至也趙策曰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
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則自爲聖將何娶焉言若自爲聖也史記項羽紀項王謂曹咎等曰里
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聖將何娶焉言若自爲聖也史記項羽紀項王謂曹咎等曰里
猶若也故史記高祖紀作若漢書項籍傳作即漢欲挑戰則與即古字通而項羽紀項王謂曹咎等曰里
我即死若必相脅彼言我即死此言吾則死皆謂吾若死也吾若死之下加一矣字則文不成義矣
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礪石而名醜有寢丘今汝南固始地名醜前荆人鬼好事越人
禮祥也○陶方琦云許本作吳人鬼越人鬼說文鬼部寢字下按說文鬼俗也淮南傳曰吳人鬼越人
禮祥是許舊注本如是也今本作荆作禮乃後人因呂氏春秋異實篇而改列子說符亦作楚人鬼越人
作越人鬼玉篇鬼俗文也吳人鬼越人鬼廣韻七尾亦引作吳人鬼越人鬼廣韻七尾亦引作吳人鬼越人
皆與說文人莫之利也○王引之云受沙石下有脫文此當作吳人鬼越人鬼廣韻七尾亦引作吳人鬼越人
所引同文人莫之利也○王引之云受沙石下有脫文此當作吳人鬼越人鬼廣韻七尾亦引作吳人鬼越人
越二字有寢之丘者又脫一有字及之字礪石下又衍石字下文云孫叔敖請沙石之地則此亦當作楚越之
石之地明矣列子云楚越之間有寢丘者呂氏春秋云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今本亦注有寢之丘者則此亦當作楚越之
曰有寢之丘者則曰寢丘故列子作寢丘而呂氏春秋作有寢之丘今本亦注有寢之丘者則此亦當作楚越之
文云其子請有寢之丘又云孫叔敖請有寢之丘則此亦當作有寢之丘明矣地礪謂瘠薄之地墨子下
士篇曰境圻者其地不育是也境圻與礪礪同不專指石而言且地礪名醜相對爲文礪瘠薄之地墨子下

敬慎歸家語六本驚竝云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是其明證矣說文嘯太息也或作嘯徐增曰轉改之也又晏子雜篇晏子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雖然而歎又亦作此嘯字

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王念孫云或欲利之或欲害之相對爲文利之上不當有以字此戶字亦因上文禍福之門戶而衍利害之反禍福之門相對爲文則戶字可省陽虎爲亂於魯陽虎季氏專魯國也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莊遠吉云御覽引作圍三市而陽虎將舉劍而伯嚭伯迫也○莊遠吉云御覽引作圍三市而陽虎將舉劍而自刎頸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言深遠○王念孫云門之不窮六字蓋錯簡也高注同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二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遂揚劍提戈而走○莊引此作門者止之曰我將出子無天下探之不窮六字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遂揚劍提戈而走○莊云御覽引作左持劍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也袂袂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右提戈赴圍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也袂袂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王念孫云我非故與子反也反當爲友言素與陽虎無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王念孫云以義不相屬太平御覽引此作以爲傷者戰鬪者也不傷者爲縱之者傷者受厚賞不傷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王念孫云利下脫之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之字上文云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是其豈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晉人晉恭王傷而休王中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豎陽穀其名也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

反辭以心痛。

疾憂脫心字呂氏春秋樞動篇韓子十過飾邪二篇說苑敬慎篇劉向作戒心疾王親而往

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辭出入君諫以自稱也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君此

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王念孫云亡與忘同率當爲恤聲之說也呂氏春秋韓子說苑作不恤吾衆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

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王念孫云後漢書注引此爲僇上有以字是也今本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

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溼而強之食。病渴而

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王念孫云。劉本淫誤作羅。君本又羅。淫字不可。以食若作病。淫則非其指矣。文子

微明篇作病溫而強餐之熱病喝而強飲之寒說林篇云病熱而強之餐救
 之食食當依說林篇作餐字之誤也餐寒爲韻養病爲韻古音蒲溫反說見唐韻
 正若作食則失其

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王從之非也。有論謂有知也。對上文愚者而言。

言悅目悅心愚者之所欲而有知者不以
此傷性若作有道則非其指矣古或謂
必知爲論安必危所以不明

釋可敬
敬不
箕論
坐也
於高
望注
而望
見云
四海
處知
於也
今大
而禮
論保
久傳
遠篇
謂天
知子
久不
遠論
也先
又聖
脩王
務之
務德
故不
夫知
弊君
子國
之畜
民之
相似
者道
唯論
其亦
母知
能荷
知之
荷子

玉石之相類者唯瓦工能識之書傳之載者唯聖人能論之與知識同義彼注訓論爲筌失之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

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

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利。」

攻之愈急中山因凍其子而遭之鼎鑊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陶方琦云宋蘇頌校淮南題序引許本作覆按藍氏云許子卷內多有假借但

字以攝爲循。小段借也。說文手部。循摩也。又今說。循順也。廣雅釋詁。循順也。漢書李陵傳。曰。是吾子已。
數數自循其刀鎧。注循摩順也。以攝爲循。古字段借之例。齊俗訓。遠循機循亦攝之段借。曰。是吾子已。
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
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麋。孟孫嘗使秦西巴持歸烹之。
麋母隨之而嘯。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麋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嘯。臣誠弗忍。竊縱而予
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麋而
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
魏也。公孫鞅。商君也。爲秦伐魏。欺魏公子。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
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敵繼云。弗欲與之。本作欲弗與之。下文求地而弗與。即承此而言。戰國趙策作魏桓子
欲勿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
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
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
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禽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者
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
與之道。宮之奇諫。虞臣也。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王念孫云。輪本作輔。此後人妄改之也。韓子

無敵。覆鼎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先生凡先生者也。以享鬼神。白犢純色。可祭。

此吉祥也。當據補。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

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圖宋八月。陶方琦云。列子釋文引許注。楚莊王圖宋九月。按今本八月當作九月。左傳宣十四年。秋九月。楚子圖宋。十五年。夏。楚子去宋。杜注在宋。積九月。呂覽慎勢篇。莊

王圖宋九月。宋本。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重兒。皆上城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

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明也。夫禍福之轉而相生。

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莊遼吉云。御覽作北塞之人。有善道者。○王念孫云。近塞本作北

方之塞矣。漢書敘傳。北塞頗識其倚伏。類師古注。引此。正作北塞上之人。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塞上之

李賢注云。北塞上。夢也。藝文類聚。禮部。下獸部。上。太平御覽。禮部。四十獸部。八引此。或作北塞上之

人。下文近塞之人。死。者十九。亦本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選。幽通賦。注。引

北塞上之人。○俞樾云。近謂近時也。此蓋淮南事。近事。言之。故曰。近非連塞。字為義也。班固孟堅幽通賦。注。敘

傳。引此。文作北塞上之人。蓋涉正文。北塞者。以下文言。胡人大入塞。故知是北方之塞耳。乃類師古注。漢書

若使本作北塞。則正宜引之以證北塞之義。安得刪去之。惟其是近字。故可有可無也。後漢書蔡邕傳。得

北塞之後。福李賢注曰。北塞上。上。但言塞上。不言北塞。上。然則淮南子原文。不作北塞。明甚。而藝文

類聚。太平御覽。引此文。或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所誤。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子。下文近塞

之人。死者十九。則當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文選注。及諸類書。所引。無作近塞者。可知近字之非。然

此文作北塞上之誤矣。馬無故亡而入胡。○莊遼吉云。御覽作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莊

爲室其始成。始然善也。靖郭君壯觀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

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

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

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熙戲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

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

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

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

趙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牛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

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無害子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

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王念孫云。謂與爲同。爲謂古字通說見。秦策蘇代爲齊王

不而者。不能也。能而古聲相近。故能或作而。原道篇曰。若衆政扶于險。乃而子濟。樂子向同篇曰。

秋去私。不屬士。容三篇竝云。而能也。遂周書。墨門篇曰。譬若衆政扶于險。乃而子濟。樂子向同篇曰。

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尙同。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通。又曰。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尙同一義爲

政故也。非命篇曰。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莊子逍遙遊篇曰。知效一官。行比一羣。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荀子

哀公篇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楚辭九章曰。不遠湯武。與桓穆兮。世孰云而不知之。齊策管燕

謂其左右曰。子執而與我赴諸侯乎。又秦始皇使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解此環。不知而字對與燕

同。故鄭注屯卦。證而爲能。與柔遠能通。漢督郵班碑。作深遠而通。卓陶謨能哲而惠。衛尉衡方碑。作能

能治可爲管商之師齊旋能作而又禮運正義曰劉向說苑能字皆作而今說苑中能字無作而者皆後人改之也唯論衡之感虛福虛亂龍諸瑞指瑞感類定賢諸篇能字多作而其作能者亦是後人所改後人不曉而字之義故改而不爲而不耳此言所貴乎智者國危能安患結能解也若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則何爲貴智乎下文張孟談對趙襄子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語意正與此同吳語危事不可國不安患不解則與何爲貴智四字義不相屬若謂國危而不安之患結而不解之則是不能不仁而事不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王

云首句本作臣聞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與下二句文同一例因臣聞下衍之字後人遂於之下加有字而句法參差不協矣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

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

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俞樾云調當爲周楚辭離騷雖不

周於君謂心合於君也作調者古字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煖風不能

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答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

賞而答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王念孫云賞當爲貴此承上句其言有貴者

是其證今本貴作賞者○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

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答犯曰爲奈何○文典謹按仁義之事戰陳之事不厭忠信不厭詐僞相對爲文不當有

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文典謹按仁義之事戰陳之事不厭忠信不厭詐僞相對爲文不當有

詐僞無君子二字今本有此二字者後人依韓非子難一知此文作仁義之軍不厭忠信戰陳之戎不厭

也呂氏春秋義賞篇作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亦四字爲句君其詐之而已矣辭答

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無復。○莊達吉云。御覽此下。亦有利字。○俞樾云。愈。當爲倫。古倫字也。周官大司徒職。以俗教安。賄民不倫。釋文云。倫音倫。是其證也。倫。利卽倫利。謂雖倫取利而後不可復也。呂氏春秋義賞篇曰。雖今倫可。後將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王念孫云。此本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也哉。先音悉。薦反。兵部四十四引此。正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也哉。呂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王念孫云。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二引此。城下作城。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王念孫云。糧食匱乏。太平御覽引此。無乏字。是也。今本乏字。蓋高注之誤。入正文耳。力盡糧匱。士大夫病。盡匱病相對爲文。則匱下不當有乏字。韓子趙策皆無乏字。是其證。大夫病。御覽引作武夫病。案此大夫病。盡匱病相對爲文。則匱下不當有乏字。韓子趙策皆無乏字。是其證。此作武大夫病。一也。下文中行穆伯攻鼓。鮑聞倫曰。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是其明證矣。御覽作武夫病者。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大字也。今本作武大夫病者。亦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武字也。士大夫皆病。而但言大夫。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爲貴智士。○王念孫云。劉本依趙策。改智則偏而不舉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爲貴智士。伯爲智士。非也。此謂亡趙策。改智危不能安。則無爲貴智。非謂無爲貴智士。上文牛子謂無害子曰。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何謂貴智。智下亦不能安。則無爲貴智。亦云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趙策誤衍士字。而劉據之以改本書。誤矣。太平御覽引此。作無爲貴。臣請試潛行。潛行伏。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智韓子作則無爲貴智矣。皆無士字。臣請試潛行。潛行伏。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入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王念孫云。君爲之次。君上脫二字。太平御覽引此。已誤。

上下文皆作二君。韓子趙策亦云：趙亡則二君爲之次。又下文言出君之口，入臣之口，及今而不圖之禍，將耳。君上亦脫二字。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言出二君之口。韓子趙策作謀出二君之口。及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王念孫云：太平御覽引此作二君乃與張孟談謀與之期。陰與之期，是也。陰與之期，謂陰約舉事之期也。趙策作陰與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約三軍與之期。日夜是其證。今本陰字誤入上句，謀字上則非其指矣。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俞樾云：其當作期。謂所期之日之夜也。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王念孫云：智伯下當有軍字。下韓子十過篇，正作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王念孫云：智伯軍救水而亂，卽承此句。言韓子趙策皆作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王云：君子本作老子此淺學人改之也。今老子作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無下美字。而以市字絕句，尊字下屬爲句，道應篇引老子亦有下美字，則所見本異也。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門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王念孫云：子能道，太子能變道是也。變道，謂易其道也。晏子春秋雜錄，推紆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晉與子共。西門豹曰：之子不變子言，戰既在瓶，劍既在心，唯子圖之。語意與此相似。今本脫去變字，則文不成義。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王念孫云：今王當爲今君。此涉上下文王字而誤也。魏自惠王始稱王，此對文侯言之不當。